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伯潛著
祖怡著

詞曲

世界書局印行

書叢導輔學自文國

四之輯二第

詞

蔣 蔣
祖 伯
怡 潛

曲

合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中華民國三七年十二月三版

詞曲

實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加運費匯費

發行者人蔣世伯祖靜伯怡潛
編著者人蔣世伯祖靜伯怡潛
出版所 上海及各埠
發行者人蔣世伯祖靜伯怡潛

自序

學習國文底目的有二：一是「能」的方面，一是「知」的方面。能的方面，須能運用國文以表達自己底情意；第二，須能了解本國文字，以接受他人底情意；第三，須能欣賞本國文學，更進一步，能以本國文字寫成足供他人欣賞的文學。第四項，固然不能，而且不必人人都做到，前三項卻是一般大中學生所應達到的。知的方面，第一，須知道本國文學底作法、流變底大概；第二，須知道本國學術思想底派別，遷底大概。因爲這二者是我國固有文化底結晶，所謂文化，範圍本極廣泛，原不能盡納之於國文一科之內；但文學與學術，則爲其中最重要的部份，一般大中學生都得有一簡明的概念。一方面，國文是明瞭我國文學和學術的鑰匙；另一方面，明瞭我國底文學和學術，也可幫助國文底進步。所以現行中學課程標準也規定以此二者爲國文教學底目的。

伯潛在浙江省中等學校教授國文已二十年，主持中學畢業生國文科底會考先後四次，近來避地滬上，任教大夏大學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行復三年，深覺一般大學生及高中畢業生底國文程度，並沒有達到相當的水準；「能」既拙劣，「知」更貧薄。此爲教育界同人所公認的事實，無可諱掩，且亦不應諱疾忌

醫者。竊思一般中等學校，教學國文，但重課內講授，不能兼顧課外閱讀，既缺指導，又乏適當的讀物；且課內所講授者，又以選文爲主，即有加授文法、修辭學、文學史、國學概論等選科者，亦多病其囫圇枯燥。此實一般中學國文教學之通病。伯潛任教二十餘年，每自追念，輒增愧悔。爲補救計，乃與兒子祖怡爲世界書局合編國文自學輔導叢書。第一輯分三組，曰字與詞，章與句，體裁與風格，以故事體寫述詞句之組織，文體作風之大概；冀讀者於文法、修辭學、文體論等，獲得實際應用之知識，以促進其運用、了解、欣賞的能力。第二輯分六冊，曰駢文與散文，小說與戲劇，詩詞曲，經與經學，諸子與理學，以文學與學術爲經，文學史與學術史爲緯，而文學概論、文學批評、羣經諸子及理學之內容流變，皆融會於其中；冀讀者於我國固有文化之最重要的部分，獲得確實明白的概念，以增長其應具之常識。第一輯發行已年餘，雖或病其於初中低年級生程度略嫌過高；而一般讀者，尙感興趣，且受實益。第二輯今亦印成，竊望發行以後，教育界同人能予以善意的教正。竊思本叢書旨在輔導自學，與教科書性質不同，本不限定讀者程度；一般大中學生及有志進修國文者，都可採用。祇須循序閱讀，即使程度略嫌過高，想亦不至有大窒礙吧！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伯潛序於滬西寄廬。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爲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圓周：第一二兩冊爲一組，以字與詞爲中心；第三四兩冊爲一組，以章句構造爲中心；第五六兩冊爲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爲中心。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治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爲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爲「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爲「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爲「詩」，第四冊爲「詞曲」，第五冊爲「諸子」，第六冊爲「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爲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爲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六、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目 錄

第一章 詞曲的文藝價值與名稱的商確	一
第二章 唐宋樂制的複雜與詞的起來	一六
第三章 宋代大曲隊舞和北曲的關係	二九
第四章 南北曲的淵源	三八
第五章 所謂「散曲」	五一
第六章 南戲北曲之比較	六六
第七章 從格律形式文字上來辨別詩詞的不同	七六
第八章 詞曲風格音律上的差異	八八
第九章 題目與調名	一〇四
第十章 長調中調小令及其他	一一七
第十一章 詞韻和曲韻	一二九

第十二章 詞的初叛時期	一四一
第十三章 全盛時期的詞壇概況	一五二
第十四章 元曲概況	一六五
第十五章 南戲之權威時期	一七六
第十六章 詞的衰落時期之名作者	一九〇
第十七章 詞的復興	一〇四
第十八章 填詞與作曲	一一四
附錄一 詞話曲話與詞曲集	一二七
附錄二 雙聲疊韻與宮調	二三五

第一章 詞曲的文藝價值與名稱之商榷

「詞」「曲」這兩種文體，我們通常聯在一處講述的。如果嚴格地分析起來也各有不同之點，但是它們從詩和樂府民歌中演化出來與音樂發生關係，這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同時它們這兩種在韻文上都佔着重要的地位。

但是，現在的「詞」和「曲」的一部份都已失樂，詞人曲家，大都只能依譜填詞，變成文學上的遺骸了。不過就它底句調來研究，仍不失它們的文藝價值，甚至於可以說它們的價值遠超出乎詩與駢文之上。「詞」「曲」的典雅化，是後來文人所促成的，起初時正是合乎大眾的民謡。所以在現代作曲填詞是否仍應以「當行」作標準，以「典雅」作標準，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感情」「思想」「想像」這三者是文藝作品中的重要要素，而詞曲對於這三者，卻有充分的表現。試從這三方面來探討詞曲的文藝價值。

中國的韻文大都以抒情作中心，「詞」「曲」兩者更能盡發揮之能事。通常我們將詞曲分作「婉麗」與「豪放」兩派，可見它們在抒情之中又有了若干的小變化了。例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虞美人）

……憑寄離情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有時夢裏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趙佶燕山亭）

採蓮人和採蓮歌，柳外蘭舟過，不管鴛鴦夢驚破，夜如何，有人獨上江樓臥。傷心莫唱南朝舊曲，司馬淚痕多。（楊果小桃紅）

家國之悲溢於言外，而幽怨淒涼之情，又非詩文所能表達。而婉曲不盡，又另有一種風趣。其他婉麗之中，寫男女的情愛，也可以說形容盡致。如：

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姚燧憑欄人）

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消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搜帶寬三分。（王實甫

堯氏歌）

鳳髻金泥帶，龍文玉掌梳，去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僂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妨了繡功夫，笑問

「鴛鴦」兩字怎生書。（歐陽修南歌子）

晚粧初過，沈檀淺注些兒箇，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裏殘殷色可，盃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凭

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睡。（李虛一《斛珠》）

以上諸例，都是偏於婉轉淒麗一方面的，這是詞中的「當行本色」，大都人奉它爲正宗。但是寫情的佳處，卻與「豪放」一流不分彼此；婉轉淒涼固足以動人，而「擊碎唾壺」也足以引起人們憤激哀怨的心情的。詞曲作者或因家國之悲，或有不遇之恨，以豪放出之，它們的成就並不在前一派之下。

誰思神州，百年陸沈。青氈未還，悵晨星殘月，北州豪傑，西風斜日，東帝江山。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傷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風寒。說和說戰都難算，未必江沱堪宴安。嘆封侯心在，鰐鯨失水平，戎策就虎豹，當關渠自無謀，事猶可做，更剔殘燈抽劍看。麒麟閣，豈中興人物，不盡儒冠。（陳經國《沁園春》）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鬟。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朱彝尊《解佩令》）

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

養浩《山坡羊》）

亂紛紛鴉鳴鵠噪，惡狠狠豺狼當道。冗費竭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首蹙額相告。簪笏論朝，干戈載道，等閒間把山河動搖。（王守仁《沉醉東風》）

我們只應就文論文，不必主張婉曲與豪放的優劣！

就「詞」「曲」的想像來說，也可以說是非常成熟的，也有浪漫主義者似的非非之想，也有實際的想像，都能引起讀者心緒的共鳴。例如蘇軾水調歌頭的前半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想像月宮，可謂飄逸之至。寫古代豪傑，能想像出當時情形的，如睢景臣的高祖還鄉，活現出當時的情形，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他寫莊稼老見了漢高祖的情形道：

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捽住，白甚麼改了姓，更了名，喚「漢高祖！」

其他如「細看來不是揚花，點點是離人淚。」「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都是進一層的想像。至於咏物如寫「燈花」的「頻將好事來報主人公」，寫蟋蟀的「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寫燕的「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寫白蓮的「輕妝照水，纖裳玉立，飄飄似舞。」寫琵琶的「子弟抱着喜優優，一隻手膊兒上摟，一隻手在肚兒上摳摳的他百般兒聲氣有。」寫針的一「寸腸鐵硬曾經鍊，小眼星昏望欲穿。」也都很有想像的意味。

「詞」「曲」中的想像，往往用以幫助感情，使感情具體化，深刻化。所以在一首詞曲中，往往兩者相

兼並用。這種例子也比詩文中容易找到。同時，它們使感情深刻和具體，也往往用寫景來襯托的。這一點周美成最肯下工夫，如寫荷的「葉上初陽乾宿雨，一一風荷舉」寫暮秋如「葉下斜陽照水，捲輕浪沈沈千里，橋上酸風射眸子，看黃昏燈火市」寫梅花「相將見腕鬪薦酒，人正在空江烟浪裏。但夢想一枝瀟洒，黃昏斜照水。」而他底少年遊一首印象鮮明：

并刀似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據說，這首詞是爲宋徽宗的。美成先在李師師家，而徽宗夜幸，因匿牀下，徽宗攜新橙一顆與師師共食，美成乃作此詞。

至於思想，在「詞」「曲」中亦多有表見，但是古代文人大都以隱逸爲尚，所以多散逸的思想，而消極的悲吟也不在少數。例如史達祖的滿江紅書懷：

好領青衫，全不向詩書中得；也費區區造物，許多心力！未暇買田青穎尾，尙須索米長安陌；有當時黃卷滿前頭，多慙德。思往事，嘆兒劇憐牛後，懷鷄肋奈稜稜虎豹，九重九隔，三徑就荒秋自好，一錢不值管相逼，對黃花常待不吟詩，詩成辭。史達祖曾在韓侂胄手下做過官，後來韓氏失敗，他受黥刑，這一首是他的自白，而處處却以隱逸自高。又如

馮惟敏塞鴻秋乞休：

論形容合不着公卿相，看手標也沒箇搆搜樣，量衙門又省了交盟帳，告尊官便准俺歸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換春衣直走到東山上。

和前首雖風度不同，但是求隱之意是一樣的。但是「詞」「曲」重在抒情，短在議論，即使有了思想，也不能直坦的表白，這正和小說戲劇小品文等等一樣，而它們文藝價值也和其他的文藝作品一樣地偉大。

依「詞」「曲」寫作上的修辭技巧來說，也是較其他文藝作品爲精緻，也比較得進步。「比喻」是詞曲中常用的東西，無論象徵暗喻明喻都非常適當。例如「柔情似水」是以具體來喻抽象的；如「舊觀如夢」是以抽象喻抽象的，如「春雲巧似山翁帽，古柳橫如獨木橋」是以具體喻具體的。又如題菊的「雙朵帶人嬌，兩相看也臉暈潮。晚妝羞向銀釭照，一個雲堆翠翹，一箇風欹紫腰，似楊妃挽住了西施笑。對妖嬈，生香活色，見影已魂消。」全以比喻出之。

擬人的例，前一例已足代表「以人擬物」了。「猛思容貌勝荷花」「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可以說是以物擬人，也是暗喻的好例。

詞曲中以修辭見勝者，一是「夸飾」又稱「形容」，一是「拈連」以甲名詞中所合用的性狀形容

詞移於乙物上，所以能使詞曲出神入化，端賴這幾種修辭的技巧。這些，在前幾冊論修辭的地方曾舉過例子，此地不再多述了。

以上完全是就文字內容方面來論斷「詞」和「曲」的文藝價值的。除此之外，「曲」除了散曲，尚有舞台的藝術性，它們兩者又共同地有音樂性。所以說這兩者的藝術性也是多方面的，文字的技巧只不過其中的一種而已。

就中國的韻文史來講，它們的演變由簡單而趨複雜，由單純而趨於綜合，而其淵源都起於民間歌曲。由詩而樂府而詞而曲，篇什漸長，句法漸多變化，而合於音樂的需要，曲更和戲劇有了連繫，複雜性也增加了。因此，我們可以說「詞」「曲」是韻文的成熟作品，也是韻文最後的果實，其藝術性也隨之而增加，內容也日見分化。所以我們可以說「詞」「曲」的文藝價值，超出一般的文藝作品。以往，有人認為「曲」是小道，不足論，這觀念實在是錯誤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戲曲：「南北曲非文章正軌，故不錄其詞。」所以「曲」在清代，一直被人鄙視，直到王國維，才大膽疾呼：「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一代之文學。」從此之後，才有人稍稍注意它們。

再就「詞」「曲」兩個名詞來商榷一下。

現代所謂「詞」「曲」是兩種文體的名稱。但是它們不和「樂府」「詩」「駢文」一樣專於製造這名詞出來作代表文體之用，它們各有其本義。「詞」本來同「辭」是言辭的意思。曲本泛指一切的樂曲。史記儒林傳「天子方好文詞，」這裏的「詞」字，是同「辭」同義的。國語周語「贊獻曲」此中的「曲」字也與現代稱文體的「曲」字不同。就音樂的關係言之，樂譜稱作「曲」配樂曲的文字叫做「詞」。所以這兩個名稱乃是對立的，以區別音樂上詞與詞譜的不同。但古代「詞」「曲」同稱的時候，往往通稱作「曲」。如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這裏的「曲」字，乃指「詞句」「樂譜」的通稱，猶現代所稱的「調」。現在詞調之中尚有「水調歌頭」的名稱。碧鶴漫志說：「今曲乃中呂調，」可見仔細分別起來，「曲」「調」又是對稱的名詞了。大概當時並沒有一定的名稱。或稱「調」或稱「曲」而以稱「曲」者爲最多。

清人解釋「詞」之文體所以稱爲「詞」的緣故，用「意內言外」四字，來解釋「詞」的本義，因此牽連到「詞」的那一種文體，其實這一說似乎太牽強了。同將「曲」的本義解作「元曲」之一曲一樣地不合理。原來「詞」「曲」兩種文體的名稱，起於文體已成立了之後。而當時「詞」「曲」兩個名詞卻沒有什麼顯著的分別。「詞」起於中唐，但那時也沒有「詞」的專稱，通常稱它作「曲」。例如雨淋